



# 一所西部高校，何以撬动顶流智力？

本报记者 管云

同心育人，不以万里为遥。在贵州，一所西部高校，何以撬动顶流智力，让院士、“杰青”纷至沓来？

3月6日，十四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贵州代表团开放团组会议现场，全国人大代表、中国工程院院士、贵州大学校长宋宝安用一份沉甸甸的发言，揭开答案——“组团式”学科帮扶。

“习近平总书记3月5日下午在参加他所在的十四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江苏代表团审议时强调，要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学科帮扶正是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推动区域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推动‘双一流’建设的重要抓手。”宋宝安说。



省外高水平大学“组团式”帮扶贵州大学签约仪式。

## 一场跨越山海的深度智力耦合

时针拨回2024年10月。在省委、省政府的亲自谋划下，贵州创新性提出省外高水平大学“组团式”帮扶贵州高校学科建设计划。省委、省政府主要领导直接挂帅，以最大诚意邀请顶尖智力入黔。

如今，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12所顶尖高校的120余名专家，组成16个帮扶团队，进驻贵州。

贵州大学按照“强理工、强学科、重实效、促发展”的基本思路，围绕6个“组团式”帮扶学科，依托复旦大学、浙江大学、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等帮扶高校，聘请知名专家及团队成员担任学术副校长、特聘教授等职务，“聚智引才”从愿景变为现实。

2025年12月，在贵州大学化学与化工学院，复旦大学王华冬教授全职受聘的身影刚走进校园，不久后，由复旦大学帮扶专家、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首席科学家徐华龙教授领衔的“贵州省资源绿色转化催化材料全省重点实验室”成功获批。

面对人才匮乏的短板，浙江大学

派出“豪华”的帮扶阵容——首批11名专家进驻贵州大学，涵盖机械设计、机械制造、机械电子三大核心领域，其中有8名国家级人才。

浙大团队带来的不仅是名头，更是“团队共生”的机制。2025年，由浙大、贵大与贵州头部企业三方共建的“贵州省高端智能装备实验室”通过答辩，正式进入建设期。



全国人大代表、中国工程院院士、贵州大学校长宋宝安。

## 一批高水平科研成果，找到了现实的落脚点

宋宝安发言中的两个数字格外醒目：复旦大学王永刚教授与贵州大学团队联合研发的“新型亚临界结晶法生产电池级磷酸铁技术”以1500万元转让，并在贵州胜威化工集团实现产业化；陈前林教授“二水/无水湿法磷酸联产无水石膏技术”以2000万元转让给贵州立方微晶科技有限公司，并在贵州磷化集团建成世界首套10万吨/

年产业化示范装置。

宋宝安还介绍了一组引人注目的数据：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联合打造的全校科学素养课程，11位中大教授到贵州授课，受益学生达7000人。2025年，学生斩获中国国际大学生创新大赛国赛金奖10项、全国“挑战杯”竞赛特等奖和擂主12项。学校应届毕业生继续深造率达45.66%。

一串串数字背后，一支“带不走的人才队伍”正在生根发芽。这一切，对贵州意味着什么？

宋宝安的回答掷地有声：“将‘外部推力’转化为‘内生动力’，为谱写中国式现代化贵州篇章作出更大贡献。”

未来，通过“组团式”帮扶合作，重点支持学科聚焦服务贵州区域经济发展，加快创新链与产业链深度融合，提升学校在大数据、人工智能、东数西算、精细化工、世界旅游目的地建设等领域的科研服务能力……这不仅是贵州大学的答卷，更是贵州高质量发展的底气所在。

## 履职故事

### 从“麻风村”到“落松地”

全国人大代表、落松地小学教师农加贵，一留就是40年

新华社记者 杨依军 彭奕凯 王贤思



2025年2月18日，农加贵和学生们在落松地小学操场上合影。

新华社记者 彭奕凯 摄

位于云南省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广南县莲城镇的落松地，是一个在地图上都不容易找到名字的地方。全国人大代表农加贵，是落松地小学的教师。他丢下安稳日子，扛起一所没人敢接的学校，一守，就是40年。

3月5日，初春的北京飘起了雪。

前往人民大会堂的路上，农加贵举起手机，拍下了雪花纷飞的画面。“发给落松地的学生们。”他笑着说，“他们很多人还没见过雪。”

手机屏幕里，细碎的雪花落在北京的街道上，也仿佛飘进了千里之外的大山深处。

落松地小学所在的地方，曾经是集中医治麻风病人的地方，过去被大家称为“麻风村”。

1986年，20岁的壮族青年农加贵听说有个地方急需老师，介绍人几次欲言又止，最终才说出实情。

那是人们谈之色变的“麻风村”。

“说实话，我当时吓得想跑。”农加贵回忆，第一次走进村里那所所谓的“学校”时，他愣住了。

土坯房四面漏风，12个孩子挤在一间借来的卫生室里上课。门口站着的父母，大多因病致残，用近乎哀求的目光望着这位年轻老师。

那个年代，麻风病意味着恐惧与隔离，没有老师愿意进村教书。农加贵也有过转身离开的念头，但一个念头很快把他拉住：“如果我走了，这些孩子怎么办？他们也许就永远走不出大山。”

最终，他选择了留下。这一留，就是40年。

最初的学校，是村里腾出的一间20多平方米的土坯房。课桌是东拼西凑的旧家具，黑板是用墨水染黑的木板，粉笔用完了就用石灰块代替。没有同事，他一个人教所有年级，所有课程，还要兼当炊事员、保育员，照顾孩子们的日常生活。

山路难行，条件艰苦，但最煎熬的其实是与外界的疏离。每次到镇里开会，别的老师一听他来自“麻风村”，便远远避开。农加贵常常一个人坐在角落里，心里有说不出的酸楚。

农加贵坚持了下来。

因为孩子们常常拉着他的衣角说：“老师，我们还想读书，我们不想一辈子待在这个连名字都没有的村子。”

随着孩子们渐渐长大，要走出大山参加升学考试，一个现实问题摆在眼前：学生档案里的家庭住址该怎么填？在当时，“麻风村”三个字很可能让他们在外面遭受歧视。

农加贵和村民商量：“咱们给村子起个新名字吧。”

村里人种花生，壮语叫“落松”，寓意外壳坚硬、果实香甜。他希望孩子们也能像“落松”一样，经历风雨却依然结出硕果。

“落松地”这个名字就此诞生了，一批批孩子带着这个充满希望的名字走出大山。

花生外朴实无华，果实深埋地下默默奉献。这是小学课文《落花生》里的寓意。农加贵亦如一颗扎根泥土的花生，在群山深处默默守护着孩子们的未来。

40年来，农加贵送走了12个班、126名学生。许多人走出山谷后成为医生、教师、警察，也有人选择带着学识回到这片土地。

农加贵说，这些年他最自豪的不是获得了多少荣誉，而是一句简单的评价：“自从他来到落松地，村里没有出现失学的孩子。”

如今的落松地早已换了模样。学校有了明亮的教学楼、宽阔的篮球场和漂亮的小花园。新的年轻教师，也让曾经的“一师一校”不再孤单。

当选第十四届全国人大代表后，农加贵意识到身上的责任更重，要把边疆教育的声音带到北京。

在调研家访中，农加贵把目光投向更广阔的乡村教育。今年全国两会，他带来了两份建议：一份关注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学前教育，一份聚焦乡村小规模学校发展。

“这些年国家政策越来越好，学校硬件越来越漂亮，但农村仍面临教师流失的问题。”农加贵说，山区条件艰苦，一些年轻教师很难长期留下来。

为此，他建议进一步提高乡村教师待遇，完善激励机制，解决住房、子女教育等实际困难，让优秀教师愿意来、留得住、教得好。

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推动教育公平与质量提升”，“十五五”规划纲要草案提出“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都让农加贵感到振奋。

3月5日上午，就在农加贵带着大山深处的期盼，走上“代表通道”讲述落松地的故事时，落松地小学的师生早已整齐地围坐在电视机前。

第一排坐着的，是当年曾趴在农加贵背上过河上学的女孩杨素芹。她如今学成归来，成为这里的老师。

这是教育的接力，也是希望的延续。

群山环抱的校园里，五星红旗迎风飘扬。

教学楼的白玉兰树，花开得正盛。“落松地”，这个承载着奉献和希望的地方，迎来了又一个春天。

## “十四五”期间率先在顶层设计、城乡均衡等方面做出了有益探索 贵州：全国首个为学前教育立规省份

本报记者 梁珍倩

3月5日，十四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在人民大会堂开幕，国务院总理李强作政府工作报告（以下简称报告）。报告在介绍2026年政府工作任务时提出，推动教育公平与质量提升，统筹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学前教育普惠发展，完善普惠学前教育政策。

在学前教育普惠发展方面，贵州“十四五”期间率先在顶层设计、城乡均衡等方面做出了有益探索。

在顶层设计方面，2025年9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学前教育法》颁布后贵州在全国首家颁布施行《贵州省学前教育条例》（以下简称《条例》），为全国学前教育地方立法打造了可借鉴的“贵州样板”。在城乡均衡方面，贵州普及普惠程度均高于全国水平，城乡幼儿园实现农村资源中心、管理集团、教研指导责任区“三个全覆盖”。推动学前教育从“幼有所育”向“幼有善育”稳步迈进。



长顺县第四幼儿园儿童骑行玩耍。

### “三个全覆盖”破局 探索城乡均衡

3月4日新学期刚开学，铜仁市万山区塘边山村幼儿园里，小朋友们正围坐在一起，认真听着老师讲绘本故事，然后将自己理解的人物画在册子上。这个乡村幼儿园教学点，如今小到卡纸颜料，大到多媒体教学设备及户外游戏器械，都能通过万山区第一幼儿园资源中心实现共享。

“以前村里娃只能满山跑，现在也能像城里的孩子一样，在老师引导下做科学小实验了。”一位村级幼儿园老师感慨。

从“有园上”到“上好园”，痛点是城乡差距。贵州探索是：构建农村幼儿园资源中心、幼儿园管理集团、教研指导责任区“三个全覆盖”。

在雷山县，通过“集团总园+乡镇中心园+村级幼儿园”的模式，优质园的课程和管理经验被“搬”进大山深处的教学点。在印江自治县，乡镇中心幼儿园的骨干教师定期“送教下乡”，和村级园的孩子们一起做游戏。这种“以强带弱、城乡一体”的机制，让中心幼儿园成为辐射周边的“动力引擎”。

### 46个县通过国家评估 多年探索交出答卷

“很多人问我，什么是普惠优质？”走进贵阳市实验幼儿园总园，园长龚燕正和孩子们一起观察园里饲养的小松鼠，“在我看来，就是让每个家庭的孩子，都能在这样环境里，眼里有光地探索世界。”

这份初心，正在被一组数据印证。“十四五”期间，贵州46个县通过国家学前教育普及普惠县评估，认定数量及省域比例均位居全国第7位，省域认定比例位居西部第2。其中，铜仁市实现全域通过。省级示范幼儿园实现“县县有示范、市州有一类”的优质资源布局，省市县级示范园达3500余所，学前教育实现从“入园难”到“上好园”的根本转变。

作为贵州省教师发展基地校和国培项目执行园，龚燕和她的团队将帮扶的足迹延伸至全省各地。她清晰地记得每一次“国培”任务：2021年我们走进三穗县的移民搬迁点幼儿园，定点帮扶一年；2024年，幼儿园承担了赤水市“整县推进”普及普惠工

作，通过每月“请进来、走出去”的交流机制指导50多所幼儿园。

当印江四幼的孩子走进通过省级评估的校园，当塘边山村的孩子玩上城里娃的教玩具，贵州用无数个家庭的切身感受证明：普惠优质，不是一句口号，而是可触摸的现实。

### 颁布条例 让成果走得更稳更远

“游戏，是儿童最高形式的学习。”遵义市紫荆花幼儿园园长王静雅介绍，这里的操场上没有固定功能的玩具，取而代之的是原木、轮胎、木板等结构材料。孩子们正合力滚动沉重的圆筒，搭建属于他们的“城堡”。

这样的场景，在贵州越来越多的幼儿园里成为日常。《条例》明确指出，幼儿园应当以学前儿童的生活为基础，以游戏为基本活动。“不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的观念远去，这些幼儿园里的孩子们，在游戏的奔跑中找到最生动、最深刻的奔跑。

作为《学前教育法》颁布后全国率先出台的省级配套地方性法规，《条例》的出台是站在贵州多年实践的基

础上，把已被实践证明行之有效的做法，用法治的方式固定下来，让未来的路走得更稳、更远。

《条例》正式生效后，长顺县第四幼儿园秩序井然，孩子们在老师带领下沉浸在丰富多彩的课堂活动中。家长周丽在校门口算了一笔账：“以前每年光保教费就是一笔不小的开支。现在好了，我家小孩读大抵可以免保教费入园，这可帮我们减轻了负担。”

法治的温暖，不只体现在游戏场上，更落在千家万户的钱包里。《条例》明确了政府主导、公益普惠的基本原则，要求健全学前教育经费保障机制。据长顺县教育局综合服务中心主任梁占厅介绍，从2025年秋季学期起，长顺县免除公办幼儿园学前一年在园儿童保育教育费，民办园参照公办园标准相应减免。

从“三个全覆盖”的探索破局，到46个县的国家评估，再到《条例》的法治护航——贵州用一步一个脚印的实践，让学前教育正从“幼有所育”向“幼有善育”坚实步伐。这份答卷，是“十四五”收官的圆满句号，更是奔赴“十五五”的冲锋号角。